

# 惠州文脉

新闻为眼·文化为脉

<第150期>

2023年7月7日  
农历五月二十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  
联合出品

## 【文脉导览】

**惠东雁湖：**  
昔日红军出港地  
革命老区焕生机

详见A10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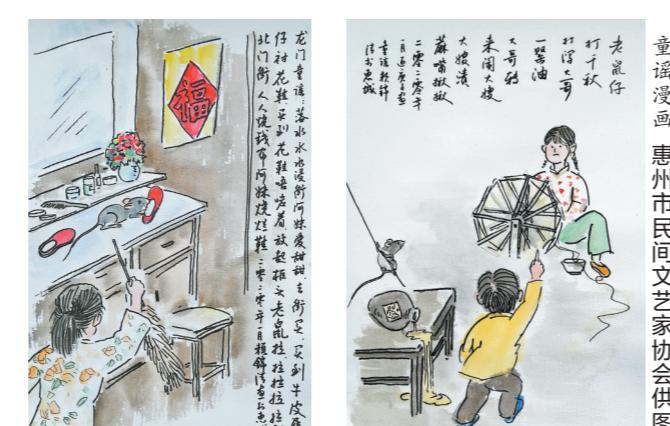
**惠州龙门江厦谭氏：**  
文武多进士  
功名冠龙门

详见A11版

**文脉“西湖”**  
惠州人的文艺高地

详见A12版

## 壹 方言类节目热度提升



策划/统筹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鹏

“用文化唤起记忆，用方言唤醒乡愁。”语言虽然没有生命，但它却富含生命张力，成为诉说历史的文化符号，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纽带。“𠵼(ngai)是客家人，红红火火……”在海外惠州同乡会议演出的舞台上，每当这首客家歌曲响起时，都能润湿台下一大片观众的眼眶。

在惠州，江河湖海交汇，古时农耕文明与商贸经济交融，孕育出惠州话、客家话、粤语、闽南话、畲语、军声等多种方言，也衍生了惠东渔歌、惠阳皆歌、客家山歌等多项国家省市级非遗。

日前，在惠州市政府官网民意直通车上，有市民发帖建议惠州“建立跨区协作机制推动客家方言传承保护构建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在网上引起关注。紧接着，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针对该建议展开回复，并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对惠州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第20230054号的答复》，总结了近些年惠州在方言保护上所做的工作，并确认惠州不仅将继续加强方言相关非遗的整理，还将制定出版相关书籍资料，加强惠州方言人才队伍建设，形成“专业+民间”的方言保护和研究人才格局，推动方言在惠州本地的继承与发展。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图/王小虎

## 貳 有趣的“隔代亲”现象

“春天起来鱼上竿，渔民阿哥工作忙，今日打鱼大着(收网)了，朝朝晚晚上市场，有钱袋了……”汝湖渔歌是惠州市级非遗，是内河渔民的一种集体记忆，记录和重构了他们200多年的生产生活历史。

不同于沿海渔船在惊涛骇浪中铸就的刚烈，也没有拉网号子的高亢，东江上的汝湖渔歌依着惠州方言行腔，且吟且唱、如诗如画，描绘一方水土、一地风情、一份心绪，从容地释放，委婉地倾诉，咏叹式的小调韵味无穷，“以往东江上的渔民就以汝湖渔歌排解忧愁，愉悦心情。”汝湖镇文化站有关负责人介绍，“一首渔歌就是一段珍贵的生活记录。不仅渔民之间会斗歌，夫妻之间也会以歌对答，内容诙谐，嬉笑怒骂皆由歌出。”

据记载，早在清代中期，汝湖渔歌就已开始传唱。民

国至上世纪60年代，渔歌仍盛行于汝湖一带，现在只剩少数渔民还在吟唱。近两年，汝湖每年都会举办渔歌大赛，在民众中掀起新潮流。

随着相关工作的加强，汝湖渔歌、惠州童谣出现了一种有趣的“隔代亲”现象，即80、90年代娱乐方式增多，注意力被转移，许多80、90后未曾接触过童谣、渔歌，为父母后，对其的兴趣也并未提升，但他们的小孩却对童谣、渔歌有着出乎意料的热情。原因在于这些80、90后平时忙于工作，小孩基本上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帮忙照顾，老人的童年又都是与童谣、渔歌相伴度过，潜移默化之下，小孩学会了哼童谣、唱渔歌。“即便不会唱跟讲，但大部分都听得懂。”林慧文说，这种情况下，稍微引导下，小孩就可以熟练地运用方言了。

## 叁 多种方言在惠共存

上世纪的惠州，娱乐消遣项目没有今天这般多。那时，大人们晨昏切磋唱功，孩童们唱着童谣嬉笑打闹，就是大家的解闷方式。

从地域上分，惠州桥东、桥西以及汝湖等东江部分地域讲的是惠州话，惠州话在其发展脉络中，衍生出了宝贵的汝湖渔歌和惠州童谣。在老惠州人的记忆中，总有这么一幕：夏日黄昏，暑气渐散，小伙伴们围在一起，一边唱着《查莲子》一边玩游戏；一个小伙伴站出来，其他人围着他边转圈边唱：“查莲子，子连天，查到观音脚面前。水淼森，入茶壶……”其间，小伙伴中有一人手里拿着小玩意，歌停，全部孩子双手都举起来，由站出来的小伙伴去猜谁手里有东西，猜不出来受罚，或拍一下脑袋、或捏一下耳朵，罢后哈哈大笑又进入下一轮……

而今，这份“泛黄的记忆”在惠州不少小学幼儿园中“重启”，唱童谣做游戏成了新潮流。惠州市民俗专家林慧文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近几届惠州市民间艺术博览会都设有童谣比赛；再加上方言(童谣)进校园、方言(童谣)进电视台等普及活动的开展，包括童谣在内的方言活

动，获得了家长与学生的广泛欢迎。仅2020年的“惠州市童谣表演赛”，就有《客家节日歌》《月光光》等50余个惠州客家方言和惠州文化等朗诵、歌舞、美术、工艺类作品获奖，其中获奖作品数的32%。

近几年，惠州方言的普及效果显著。惠州市非遗中心主任袁学欢也向记者透露，惠州非遗中心与惠州学院搭建了教学共建平台，2022年开始将客家山歌送进校园，作为大学生的选修课，每次都是一抢而空。林慧文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末，他受委托出版了《惠州民间歌谣》一书，该书一开始并不受欢迎，近十年却突然“火”了，在惠州生活过或者祖籍在惠州的年轻人，会特地找这本书作为伴手礼送给朋友。

惠州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惠州出现了不少方言类节目，都深受当地观众喜爱。如惠州电视台推出的《探寻客家民俗》《寻访客家民居》《客家小吃全攻略》《客家人物故事》等系列节目，还有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开设客家话节目《瑶瑶看博罗》，龙门融媒体中心开设本地方言节目《街坊话题》等，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和追捧。

“惠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因其独特的交通地理位置，不少部落族群在惠州境内交融，语言也在此交汇，才形成了多方言并存的局面。”林慧文表示，惠州市区桥东桥西一带、博罗县城以及惠东梁化古镇主要是讲惠州话，惠阳及惠州山区主要讲的是客家话，惠东沿西枝江一带主要是福佬话、沿海一带是军声、龙门一带和博罗某些镇街因靠近广州，讲的是粤语；而畲族、瑶族语言则分布在博罗、惠东和龙门固定的族群聚集地。

“惠州方言若是要在地图上切分，可以东江和西枝江为界定。”林慧文说，各种方言的聚集都有其历史背景，以惠州话为例，它是惠州方言最久的语种，古称“循州话”，“循州”是惠州宋代以前的称谓，由此可推断，惠州话的流传历史可追溯至千年前，其集中地也为历史上的商贸聚集地，主要以水东街为中心，分布在东江沿岸。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耳熟能详的童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几成“绝唱”。如何保护和传承陪伴惠州人成长的方言，让它们焕发新的生机，仍是惠州当下亟须破解的文化命题。

童谣爱好者杨婧莹的爸爸杨先生表示，惠州童谣传承面临的最大尴尬是方言缺失，“让孩子接触和学习方言，可以先从朗朗上口、童心童趣的童谣入手，给方言留下生存和传播的空间，否则，不要说童谣消失，方言也将消失。”

林慧文表示，童谣的传唱跟惠州话的继承有着紧密的联系，童谣是惠州话传承的载体之一，童谣朗朗上口，有旋律，容易学，有关政府部门应该与惠州民协一起，推出系统化的活动，让孩子们参与其中，发现童谣的乐趣和惠州话的韵味，“不仅能够唱好童谣，还能讲好惠州话”。

横河镇嶂背畲族村是惠州博罗唯一一个少数民族村，此前并无畲语相关文字，畲语的传递只能依靠大家口语相传。惠州市人大代表、嶂背雍伟畲族小学校长雷金球告诉记者，当时他非常担心，如果大家现在不重视畲语，20年、30年后，畲语可能就会消失，一来，嶂背村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村里多是外来媳妇不会讲畲语，许多家庭慢慢少讲或不讲畲语；二来，畲语使用率逐年降低。

为了抢救畲语，雷金球在学校内每周开设一节畲语课，并联合暨南大学教授范后军等人，经过多年的摸索梳理，于2015年编著了全国首本畲语教材，教材内容丰富且易懂，哪怕完全不懂畲语的人也可以通过这本教材学习。“现在我看到学生在学校经常用畲语交流，甚至还有些汉族学生讲畲语，说得比畲族人还好呢。”雷金球说道。

一直以来，都有惠州话即客家话的争论，林慧文表示，惠州辖区内，惠州话的历史较客家话要久远，惠州话有千年的历史，客家人迁入惠州仅有400多年，且在音调上也有区别，惠州话为4声调，客家话为6声调，“只能说两者在文化交流中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并不能说两者间有归属关系，而这也恰恰是惠州包容城市精神的生动展现。”林慧文表示。

据历史资料记载，客家人从粤北、闽西、赣南迁居惠州，已有400多年历史，由于到惠州，有利的位置都被占据完，只剩下山区，故而聚集在山区，他们对山而歌，疏解烦闷，后有了“逢山必有客，有客必有歌”的佳话，才有了客家山歌等非遗。

因地域区别，客家山歌又细分为惠东、龙门、博罗山歌和惠阳皆歌等，其中，惠阳皆歌于2013年12月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人人都能唱、人人都爱唱，有皆唱之意而得名。

与此同时，雷金球寻找团队创作了原创畲族舞蹈“竹竿舞”，舞蹈结合了畲族人民采茶等习俗，将畲族习俗融入舞蹈。2017年6月，雷金球带领学生参加央视《乡村大世界》海选，民族特色舞蹈《畲娃》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今年4月份，博罗举办首届畲族文化节，现场不仅有特色的畲族歌舞表演、长桌宴席，还举行了惠州市畲族文化传承馆开馆暨畲语课本发布仪式，保护传承畲语。

据介绍，目前惠州整理编辑了《惠州方言》《闲话惠州方言俗语》《水北民谣》《惠州童谣》等书籍。除此之外，龙门山歌有11首入选《广州地区民歌一百四十首》，4首入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1987年编印的龙门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龙门县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集成》收入230首。

接下来，惠州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将继续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及惠州方言的有关项目申报惠州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并确保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项目保护工作。其次，积极邀请非遗传承人、曲艺家、方言专家和志愿者进校园作表演、开讲座，指导学校开展方言传承活动；再者，鼓励各校园在拓展性课程开发中开设一些与惠州方言有关的童谣、谚语等地方课程，与图书馆联合举办大型惠州话诗歌朗诵会，增强惠州方言的影响力和小朋友学习惠州方言的积极性。同时，挖掘盘活方言资源，鼓励以惠州方言为素材的文艺作品创作，并出版更多介绍惠州方言的地方传统文化书籍，加强惠州方言人才队伍建设，形成“专业+民间”的方言保护和研究人才格局，广泛宣传惠州方言知识和拼读方法，让更多人了解惠州方言。

## 惠州现存的方言及分布区域(部分)

### 文脉链接

惠州是本土文化和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广府文化的交汇地，这里存在的方言形态主要有惠州话、客家话、广府话、闽南话。此外，还有使用人数较少的几种特殊方言，如军声、占米话、路溪话、平婆话、蓝田话等。

### 惠州话

惠州话，又称循州话、惠州本地话等，是流行于惠城区及东江流域部分地区的方言。惠州话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考证，惠州话的产生比客家话早五六百年，可以追溯至东晋以前。唐宋时期，惠州话逐渐成熟、定型，其语音接近《广韵》中记载的语音。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记载的20个岭南方言中有近一半是惠州方言，如朝、老兄、老弟、行前、细子等。惠州话既与广府话相通，又深受客家话的影响，独具特色。

### 客家话

客家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在惠州，客家话的使用范围颇广，惠州的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使用客家话的人口超过90%，惠城区、龙门县等地也有部分人说客家话。这里的客家语属于岭南客家音系，土语词汇多且词汇内部一致性较高，入声保留较为完整。

它代表着客家人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迁徙历史，“只要讲客家，天下是一家”已成为海内外客家人的共识。

### 广府话

广府话，又称粤语、广州话等，是汉藏语系汉语族的一种声调语言，在惠州龙门龙城、龙田、龙潭、龙华、永汉、麻榨一带流行的龙门话是粤方言系统中的一种次方言。《龙门县志·卷五》(民国版)记载：“县属语法用省话或用客家话，各区分不清，惟第一区纯用省话耳。”这里的“省话”即广府话。尽管在语法、音调方面，龙门话与广府话略有差异，但大部分词语、句法结构等基本相同。此外，博罗县的园洲镇和石湾镇也是粤语方言使用区域。

### 畲语

在惠州博罗、惠东居住着畲族人，畲族人讲畲语，畲语又自称畲语或畲客语。闽南语来源于闽语而又自成体系，俗称福佬话，方言谱音又称学佬话、河洛话、鹤佬话等。自宋朝起，就有福建的先民为躲避战乱陆续迁徙至惠州，惠城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等均有讲闽南语的人口分布。



通过精彩的畲族文化演出，带动方言传承

# 一声乡音一缕乡情一句方言一段乡愁

惠州将搭建“专业+民间”人才队伍，加强方言的保护与传承

## 肆 方言有了传承好方式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鹏



报料请扫码

设计统筹 杜卉